

前漢書

雲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班固 漢書九十五

檉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南夷君長以千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其西

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也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

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椎結追及結

為警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騰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

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漢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雋

昆明師古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縣所居是其地也雋音髓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土常處土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柞都最大師古曰徙及柞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柞都

自秦以東北君長少十數

其俗或土著或

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

及王時使將軍莊跨將兵循江上

略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跨者秦莊王苗

南也跨至滇池方二百里師古曰地調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

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地調旁之地也以兵威定屬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以

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帥也秦時嘗

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峻故道纒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

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

徵音工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馬羸僮旄牛以

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

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

曰番音蒲何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

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飲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江廣

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普安反禺音隅蒙歸至長安問蜀賈

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
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旨南粵
王黃屋左纁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
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洋柯出不意此制
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
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
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祚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
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負漢繒帛以為漢道險

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
巴蜀卒治道自棘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
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
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師古曰饟也數歲道不通士罷
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也難遣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
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
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
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

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
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
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
師古曰饟也
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也難遣也餒音能賄反
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
師古曰言通西

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今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市邛竹

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

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

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

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

于拍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

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

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

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

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天國足事親

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今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

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

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而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抄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眾反殺

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

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

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

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為

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作侯毋

駝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雋郡在都為沈
黎郡并駝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
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
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比日同
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尤倚也相依倚為從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
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
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言意
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徭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
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師西南
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遠

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
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
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犍命萬餘
人師古曰犍音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紀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
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壁辟胡
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
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
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
畜產十餘萬上曰鈎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
擊反者師古曰鈎音鉤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

四... 漢書地理志卷之六十五

漢書地理志卷之六十五

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

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間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頰

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

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

踰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

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卮

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任使和解蠻夷

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

效可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亮反與音人

反 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

王侯得收獵其衆中固其謀黨

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師古曰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

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

士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也大司

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

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

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

棹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

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

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

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

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與不從命立請誅之未

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

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誅士

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君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也

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

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

尉率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

怨恨

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

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

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

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

史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

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

廉丹與庸部牧史熊

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

大發天水隴西騎

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

人擊之始至頻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

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興為蠻夷任貴亦

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

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

會莽敗漢

興誅貴復舊號云

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主趙佗真定人也

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

秦并天下

略定楊粵

師古曰本楊州之分故云楊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

師古曰適讀曰適適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十三歲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

師古曰囂音蕭

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

師古曰龍川南海之

縣也即今之循州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恐盜兵侵此

師古曰辟讀曰僻

吾欲興兵絕新道

越道師古曰自備待諸侯也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

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

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貴器死佗即移檄告

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

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師古曰

縣之職或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師古曰

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

曰釋十二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

和輯百粵師古曰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

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

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師古曰此

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擊滅南海并王之

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

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

慮音會暑溼士卒太疫兵不能前領師古曰歲

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佗屬焉師古曰東西萬餘里迺乘

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文帝元年初鎮撫

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

曰言不之威武 迺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戚如於遠方也

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

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

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

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

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言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

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

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以故諱暴乎治

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

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允置也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陸康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

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討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

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

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

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

七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吏

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得擅變

焉者得王之財不足以

為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雖然王

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

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

棄故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

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

少厚薄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陸

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

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

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

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者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

帝陛下老矣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

南粵王使為父臣時內責職師古曰言以孝惠皇帝

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

事近細士信謹師古曰細士別異蠻夷出令曰毋

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即予予

牡毋與牝師古曰恐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

解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

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友又風聞老夫父

毋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一更相與

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師古曰一故更

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室吳天下也高皇后聞之

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

讓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

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謂少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

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

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

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

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

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後音扶目反

通使漢如故者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

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

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蟬蟲也蘇林曰漢舊儀以獻陵廟蠹以赤數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

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

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詔師古曰詔讀曰悅遂至孝景時

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

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

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每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與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喻領閩粵主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主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

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

師古曰休誘也不可被誘休好語而入漢朝也休音先幸反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

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

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李奇曰去其借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摻氏女師古曰摻音居虻反生子興及

即位上書請立摻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

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諭諷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

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

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無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

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

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

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

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

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

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

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

符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在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

法諸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具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

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

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音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

本与秦同姓故曰秦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

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

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

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

等師古曰介侍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

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

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攻遂

不敢發師古曰發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

后怒欲縱嘉以矛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

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

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主意誅嘉嘉知之

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

聞之罪使者怯士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

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三千人往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去足以為也辭

不可天子罷參兵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穎川郊

縣人也奮曰以區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

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

太后弟穆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

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

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

長安虜賣以為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

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

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

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

破數小邑其後粵首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

番禺四十口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

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

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

冠師古言言也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

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侯晉灼曰龍古龍字乃赦天

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議臣不討賊師古言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

幾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安如師古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

懼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

五年秋術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湓水

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濶將軍師古曰從龍來出歸義而漢討之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

將精卒先陷尋陔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

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

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

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

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

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目暮伏波廼為

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故令還更相招諭盡樓船力攻燒敵師古言力盡力也反毆而入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伏波營中

師古曰歐與驅同

邊且城中皆降伏波

師古曰邊音丈二反解在高紀

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

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

為海常侯

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

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

侯

孟康曰越中所自置即也師古曰稽音雞

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

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

侯

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

粵將畢取以軍降為騰侯

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

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

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

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

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二歲而亡

閩粵主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世皆與主句踐之

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

郡

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與歸番陽令

吳芮所謂番君者也

師古曰吳芮也番音浦河反

從諸侯滅秦當是

時項羽主命不王也

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

以故不佐楚

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為閩粵主王閩中故地都冶

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治音七者反

孝惠三

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道論其功日閩君搖功多其民便

附廼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

世師古曰石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

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

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

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

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

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

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

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粗引兵去東

粗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

粗擊南粗南粗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

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

將軍兵未踰領閩粗主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

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

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發強今雖勝人後以復來也滅國

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迺

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殺王師古曰讎音初江反使

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

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

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色說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乃

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

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

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

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

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十從樓船擊呂嘉等

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如疏不行持兩

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

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

諸殺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明年秋餘善聞

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迺遂發

兵距漢道號將軍駟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

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

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立略反

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臣

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說

中尉王溫舒出梅領與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

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

樓船軍卒錢唐橫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棧姓終古名

也棧音表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御或作藥其音同自兵未往

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

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

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

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

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封陽為卯石侯師古

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

為繇安侯師古曰繇音遼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

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

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至集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

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師古曰下邳音郭於是天子曰

東粵陞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詔置吏皆將其

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

國韓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障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虎反秦滅燕屬遼東

外徵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泅水為界

師古曰泅水在遼浪縣音扶蓋反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推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泅水居秦

故空地上下障稍後為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

王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上居此地都王險李奇曰地各也會

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臣保

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

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

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子之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也又未

嘗入見師古曰不朝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

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

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

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即度

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白殺朝鮮將士為其名美

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龍裝攻

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

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

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

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

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

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
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
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師
曰餽亦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泚水使者及左將軍疑
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
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泚水復引歸山報天子
誅山左將軍破泚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
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將與代卒悍乘勝軍多
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

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
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
曰與樓船為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
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問降降下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
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
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軍不能前乃使
衛山諭降右渠未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
師古曰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
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

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

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

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

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慶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

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

尼谿相參將軍王叻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參三也將軍王叻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字叻音類相與謀曰始欲

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峽路

人皆云陸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危谿相參西

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

大臣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告諭其

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

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

郡封參為瀟清侯師古曰瀟音獲陶為秋首侯晉灼曰功臣表秋首屬勃海師古

日道音反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

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

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梅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
里而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
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絲
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
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
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
曰已甚也言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豈
其事甚勤勞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
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第六十五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師古曰烏孫國班固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

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則

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其南山東出金城

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

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實同于闐在南山下其河

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

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

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

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有城郭田

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

者其後為秦所取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戶

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又秦始皇樓卻戎狄築

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士高反漢興

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塞始開西域之

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今音鈴初置酒泉郡

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

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

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師古曰賞其勤勞也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梁犁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以

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

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分以

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

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

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

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

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

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

居言反拔沙車之地師古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

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動靜有變以聞可安

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

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戍

已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

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

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

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

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姑羌孟

同假借翔耳

三

曰媿音兒師古
曰音而遮反
媿美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城來附漢也去陽

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

孔道師古曰辟讀白解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

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未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

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未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有鐵

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伴又音陞西北

至鄯善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闐王治打泥城

師古曰打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二

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

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下下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

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

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

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

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敷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雜旁國之穀也

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子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

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秀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

為胡桐葭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

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媿羌同初武帝

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

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

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

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

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

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

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逃

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

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

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

擊之於是樓蘭遣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

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嘗

胡漢

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

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

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責之簿音步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閒

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

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侯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

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

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

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

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

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

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

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

不還柰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

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

常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

又數為使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又後復

為匈奴反聞師古曰聞音居竟反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者降

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傳

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

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

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

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

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曾在漢者漢兵方至母敢動

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明紀言安歸今

此作嘗歸細傳也傳詣闕師古曰傳音張德反獻首北闕下封介

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

善為刻印章賜以官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

之師古曰為設相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

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更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
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
刃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都善當漢道
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
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
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
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
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

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小宛國王治杆零城師古

音鳥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

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

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接南不當

道師古曰詳讀曰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

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

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

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

阨陁西通杆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杆音鳥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

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
渠勒接辟南不當道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
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
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
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
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
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
西與婁羌北與打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
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
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
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
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
日即中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
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
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

反急言之声如鷄
擊耳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

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

十里 烏秬國王治烏秬城去長安九千九百

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

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

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

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路澗中飲
水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為出小步

馬蓋廉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
其能蹠是即今所謂百步千步者也豈謂其小種乎有驢無

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
也縣古懸字耳去陽關五千八

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

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
音鉅言反去長安萬

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

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

秬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
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

國師古曰言
不土著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

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
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
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
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
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
子合接俗相與同 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 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

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
六十五里南至蒲類五百四十里南與焉耆北與
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 衣
服類焉耆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
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
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尉賓三百
三十里南與姑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
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其與諸國同屬尉賓
尉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

破大月氏六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
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丸山離
四十里東至為耗國千二百五千里東北至
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也亦
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櫟梓竹
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
銅錫以為器

為騎馬幕為人面

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

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

師古曰封牛項

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靴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

珠璣珊瑚虎魄璧

流離

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

潤踰於象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治石

它畜與諸國同自

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

勞數剽殺漢使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

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

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

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未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

立陰未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

與陰未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未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

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

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

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

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蜀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

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

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

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

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惑使其求者為壤北而為寇

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應音苦頰反比音頰寐友今縣度之阨非蜀賓所能

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

危城郭師古曰城郭控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

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

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

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

衡斥猴士百餘人五分夜擊乃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

也刀斗解在李廣傳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

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是也食讀曰飲次下並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築

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乞

正統八年

勻無所得師古曰勻亦乞也音工大夫離一二旬則令畜棄捐曠野

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

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

音一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陁者尺六七寸長者徑

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榮音宏行者

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

半阬谷盡糜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糜人情執不得相

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

曰九州莫充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

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

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不能即止可

至皮山也於是鳳曰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

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

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

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犁鞞

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犁讀與驢同鞞音鉅連反又鉅音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

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瓶也音於龍反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

師古曰安息以条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安息長者傳聞條

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崑崙之窮水鳩毛不能起也尔雅曰

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西荒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

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日莽莽平野之貌其草木畜

產五穀果菜食飲官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

皆與罽賓同而有挑拔師子羣牛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

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尔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酸倪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類旁毛也音而茸音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其錢獨文為人頭幕

為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希至

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

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

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

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

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

頸父膺身蹄似橐駝色蒼率頭高八九尺張翔文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

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武

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今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

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猶也

音之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

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

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

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

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

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

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上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大

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

萬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

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

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

日解在張鷟傳都嬌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

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

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翳字一曰休密翎侯治

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

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

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燥城師古曰燥音藻去都護五千九

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

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

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

月氏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

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

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

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

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

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宣帝時匈奴乖亂五

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

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

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

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

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

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

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

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

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令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

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

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師古曰都

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

已乃飲陷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故為無所省以夸

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

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

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

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

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

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師古

二郡八國皆以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師古

此事為困苦

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

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

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

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

難王治蘇難城師古曰蘇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

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

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

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瘦治窳匿城去都護

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五日奧韃王

師古曰與音於

六反韃音居言反

治奧韃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

八千二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

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

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

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

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

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

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

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者目宿

師古曰者讀嗜

宛別

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孟

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也張騫始為武

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

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

妄言

師古曰謂善辱宛王

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

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妻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

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

善者名昧蔡為宛王

師古曰昧音味蔡音千昌反

後歲餘宛貴人以

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

師古曰謂古語字

相與共殺昧蔡立

母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

賜鎖撫之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宛西諸國求奇

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宛王蟬封與漢約歲

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萄自宿種歸天子以天馬

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萄自宿離官館受種

焉師古曰今地道諸州舊安定地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

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

頰善賣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

其地皆然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

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又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

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奴嘗困

月氏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

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

財物師古曰遠共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

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二千八十里

師古曰槐昔曰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

烏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戶三百

五十八口二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

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

大三百五十六

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
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
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

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

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領

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葱領則體循也西北至

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

依葱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

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

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

胡傳列

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

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

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

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

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

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

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初立暴惡國

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微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

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

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

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類 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頰狀類彌猴

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

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

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

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

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

松楠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垣也一日莽莽平野之貌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師古

日樹也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

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為疆國故屬

奴師古曰故謂種時也服屬於匈奴也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

纒羈縻屬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

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

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

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

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

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

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

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

禮師古曰昆莫自北於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

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

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善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

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

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

哀許之大祿怒廼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昆

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

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

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

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

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
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
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
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
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烏孫於是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
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
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官官侍御數百人贈送其
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

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
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
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
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
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若常土思兮心
內傷師古曰土思謂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天子
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
歲者謂每隔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
一歲而往也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
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

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弥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

岑

阪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師古曰名少夫

公主死漢復以

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阪岑阪胡婦子泥

靡尚小岑阪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

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

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

車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

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

昭帝時

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

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

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

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讀曰促

欲隔絕

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

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

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

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

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

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為長
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
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
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
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
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
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
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
惠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

學烏孫言師古曰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
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矣惠
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
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
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
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
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
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
讀曰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

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
生一男鳩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
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
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
下師古曰狂王傷上馬馳去其手細沈瘦師古曰會兵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
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驛乘治狂
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項從尉犁檻
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
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

馬曰師古曰捽持其頭音材元反

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

將段豐表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
王當誅見便不發下音壻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
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
言毋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
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
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
泉流湧出在白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君以討之初楚
主侍者馮嫪師古曰音了嫪者已能史書習事嘗持漢
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

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
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
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
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
夫人錦車持節服履曰錦車以錦文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
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
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胡
侯民眾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
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
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鵠靡比且病死公主

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
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
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
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
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
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馮都
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
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
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
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招而還之

故安星麻非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

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

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校也姑墨

師古曰有戊巳兩校兵此有徙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

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亡而都護廉褒

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

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

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

擾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

將恐為所奔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

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

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

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父之大昆彌

翎侯難西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

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子名安犁靡漢恨不自貴誅末振將

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還賜爵關內

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翎侯難西殺末振將

雖不相為漢合於討賊妻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

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末振將金印紫綬更與銅

墨云末振將弟早受意師古曰是本共謀殺大昆彌

四百一十

討眾八萬餘口北討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借依附兼并兩

昆彌兩昆彌長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哀帝元

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雅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

至元始中卑爰寔為烏孫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

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蘇建遣使自

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是法師古曰借依附哀帝元

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北八千一百五十里元三

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

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若各一人譯長二

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二十里南至子闐馬行十

五日此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

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去并其國

温宿國王治温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温宿領者本國漢時得温宿國人全居此地田牧

綱以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元二千二百口八千

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

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

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

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
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
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博胡侯
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
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都千長各二人
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
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師古曰能鑄冶
有鈔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
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
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
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
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
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
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羊與丞相御史奏
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
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
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雖刀責黃金采繒可以
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鐔刀及黃金絲繒與此旁
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

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

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

穀張掖酒泉師古曰益多也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

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

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宜用

反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讀曰畜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從事臣昌分

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嚴敕太守都尉明漢火選士

馬謹斥候蓄其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

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

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

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安輪臺西於

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于來降者危

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

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使罷刀不能復至道上

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飢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

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疆者盡食歸塗尚蓋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

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

以五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所留其衆

古曰厥言其前後離不相逮及也厥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

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

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與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軍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鄉

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善見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失

尚不事決猶糾問善龜也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

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掌經書之人廼至郡屬國

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其哉

或為欲見疆師古曰見顯示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多張也視亦謂曰

示易之卦得大過又在九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

不父也匈奴敗公車方士大史治星望氣及大小

龜著皆為言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

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將率行也蒲山山名也蒲古金字

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

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

妄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理

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

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

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曰

音能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

曰言死及被虜也略并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

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阻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

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

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不

為况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所以所聞師古曰伯不

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

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逢災乏失亦上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反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塞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師古曰既不

所上文書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

力本農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秋養馬亭有社馬民

古曰比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郡國

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

來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

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

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

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

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

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

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

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吾王即
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
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合五萬人
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廼我先
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其請惠惠斬
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
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
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
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
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烏孫爲是

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
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留且一
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
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
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
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
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
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

前百載傳卷六十一 西域傳 尉犁侯安世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

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負渠城師古曰負音子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二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

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

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

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訶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二十里

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

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音干去長安八千六

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二千三百八十七勝兵

四百二十二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

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去長安八千七百

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

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

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

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

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

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相國王治單相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

三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

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

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

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

者譯長各一人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

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

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天大谷師古曰且音子去長安八

千六百七十里戶五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

千六百七十里戶五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

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二人師古曰嚮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至焉者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

九十八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

一人師古曰道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二十三勝兵八十四

人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

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

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

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師古曰車師復遣重令

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通車師王復遣開陵

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

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

昭帝時匈奴復遣兵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

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車師王始二年匈奴大夫田廣明為都護將

交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車師田者為去車師復通於

漢匈奴怨召其太子軍宿殺以為質軍宿焉者外

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其子烏貴為
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如故也漢
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
意師古曰意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湫等積穀以攻車師
至秋收穀吉意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
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
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
田壯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
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三交邊與貴人
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

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
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
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意引兵北逢之匈奴
不敢前吉意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
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
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
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使以
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
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
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

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延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其反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

去吉通得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元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師古曰烏孫遣其將言闕將之貴者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戍已校尉徐普欲

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厄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

音鉤以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竹

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煩

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

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賅吏求出

不得姑句家子端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謂姑

句曰子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

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

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主唐堯國比大種

赤水羌師古曰比也音頻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

欽不以時救助唐堯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前

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

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

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

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持之逢見即受取也單于遣使送

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

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堯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

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鞬左將尸泥支謀曰古師

日鞞音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

穀芻麥道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

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稱所求也欲亡人匈奴戊

己校尉刀護聞之師古曰刀音彫召置離師古曰置離城名問辭服乃械致

都護但欽在所埽婁城師古曰埽婁城名置離人民知

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孤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

匈奴師古曰盡率一國之眾也是時莽易單于壘單于恨怒遂受

孤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

護司馬及孤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刀護

病遣史陳良屯相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

取糧食司馬永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

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

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即

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燔也分

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

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難音然字校尉

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弟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音置不殺也止

留戊己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

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史士勇
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為烏真都尉師

音貴後二歲單于死弟烏索單于成立音力道反復

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

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等妻子

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

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者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

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廼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

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

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沙里龜茲兵七千餘

人分為數部入焉者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奴黑刺

犁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

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

殺其老弱兵還莽封欽為列胡子即漢曰列音衫師古曰列

轉寫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

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者監更大祿百

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

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劉賓首弋

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

書二十

督錄總領也

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字容反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道

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文獻養民五世天下殷

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賭犀布瑇瑁則建珠

崖師古曰瑇瑁音代瑁音妹感拘牂竹杖則開梓柯越雋師古

音矩曰拘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

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梢

龍文魚目汗血之馬死於黃門孟康曰西駿馬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

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師古曰巨亦大殊方異物

四面而至於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旱門萬戶

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少甲乙次第

名之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路同天子負黼依龍襲翠被馬

玉心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袞袞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自與黑謂之黼文為袞刑龍襲章衣也被音皮義反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音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林野善舞者

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實人也勁說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

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助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

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激戲於庭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渝碣音大浪反衍音戰及規讀曰示觀示者

五十四天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視之令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觀也 至於用度不足廼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
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首其勿反因之
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
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
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
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院淮南
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禹既就而序之
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
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
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威德在我無取於
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
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沙
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貢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
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
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
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論以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嚮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遠其言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者曰久矣天之無烈風也意中國有聖

人乎蓋住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大行其禮也
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
有道卻走馬以
糞故贊引也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上

班固 漢書九十七上

樞書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嚳 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

功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

多塗山

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

而桀之放也用末喜

師古曰末喜桀之妃

也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辱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

殷之興

也以有娥及有娵

師古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商為殷始祖有娵氏女湯妃也城音蒿娵音洗

而紂之滅也嬖妲己

師古曰妲己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詩辭與於蘇氏嬖幸於紂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於

是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不為之戰武王克放致天之罰紂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者由此女也

周之興也

以姜姬及大任大妣

師古曰姜姬有邵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迹而生后稷為周始祖大任文王母大妣

武王母也 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謂黜申右而致犬戎舉為烽而諸侯莫救也

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師古曰書美懿厚降也尚書堯典

稱舜之美云 降二女于媯汭言師古曰媯汭水名 春秋譏不親迎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媯汭水名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

倫也師古曰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 夫樂調

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

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師古曰末無也論語孔子曰人能弘

也道之精廢命也公作 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

不能得之子況早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 既驩合

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

豈非命也哉孔子卑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

罕者 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師古曰惡音烏謂

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

失於文句實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師古曰通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

乃大率意旨 稱太皇太后師古曰通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

取象妻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十 至武帝制使仔

姬娥俗華充使各有爵位師古曰使言接幸於上也仔美稱 而元帝加昭儀

之號師古曰昭顯其 凡十四等云師古曰昭顯其 昭儀位視丞

守希見其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

數師古曰幾音鉅後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

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縱殺佐高帝定天下

凡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

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

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未巷囚

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

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相離

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太后聞之大怒

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

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

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

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且出射

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鵝飲之遲

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太后遂斷戚夫入手足去

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瘖音精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使

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鞠鞠之域名曰人苑居數月迺

召惠帝視人苑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

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

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視以此目飲

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

師古曰位謂漢也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

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解說其

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

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

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說音悅呂氏

權由此起迺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

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讀曰恭及燕靈王

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師古曰台音士來反台弟產為梁

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

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

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

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

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

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

崩恐其為變以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

后崩大尉周勃丞相陳平次虛侯劉章等共誅產

後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

為孝文皇帝

為孝文皇帝

為孝文皇帝

為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
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
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廼使陽春有身取後宮美
人子名之師古曰名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
崩太子立為帝四年廼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
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
也善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廼幽之永巷言帝
善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太后紀遂
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以呂祿女為皇后
欲連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

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

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留也

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北宮在未央宮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

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

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陰會稽之

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榮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

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漢使

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

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
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
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
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
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背背上曰是貴
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
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
之屬吕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
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

曰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
吕氏彊暴皆籍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為皇帝尊
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太后母亦
前死籍據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
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
如法據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
后喪葬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
也師古曰優復之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
氏侯者一人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
言文帝崩後二歲葬南陵師古曰南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吕后不合

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嘗皇太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

太后嘗人必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

家在清河願如趙迎家師古曰請其去遣宦者吏必置

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發遣宦者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宦者志

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

宦者不欲往相疆逼肯行美代代王獨幸竇姬妾

嫖師古曰嫖音匹昭反孝惠七年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

未入為帝而王君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

病死師古曰更音公衡反文帝在數月公卿請立天子而竇姬

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父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

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幸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

也觀音且喚反於是薄太后逼詔有司追封竇后

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

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竇石兒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

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

八八山作師古曰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

師古曰

之長安師古曰從其音家也之在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師古曰

國美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師古曰

日墮謂墮極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師古曰

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師古曰

決傳會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沐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

晚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立待御左右皆悲死厚賜之

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寧不死命乃且縣

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校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

傳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

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

此議君子不敢以重責師古曰會者有疾失明文帝

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之文帝崩景帝立皇后

為皇太后太后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元死封其子

彭祖為兩及侯長君元死封其子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師古曰

者凡三人會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

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

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大皇太后崩此傳二合葬霸陵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大皇太后崩此傳二

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

實與栗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立薄太后為皇后無子無寵正六年薄太后崩景帝為太子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康亭南

孝景主皇后也其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槐兒故槐王槐本孫也為仲槐妻言男信與兩子而仲死槐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言男幼勝槐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槐兒下並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

得善也倚音於倚反

李金長金長怒不肯

與浹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諸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

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

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

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目大行

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

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師古曰乃汝也言此邪事非汝所當得言遂案

誅大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羞不得見以憂

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師古曰李終也男為太子封皇后兄

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狗亦復

入師古曰狗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守音皆同生四男兒狗最幸四子皆為王

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趙康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

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盧皇后立九年景帝

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

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

追尊王仲為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

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其

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

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間者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嫣音偃

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

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

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牛牛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

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

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鍾依及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后

又挾婦人媚道頗覺无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

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詛大逆無道相連

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

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

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牛薨

主男須嗣侯去寡居私近重偃十餘年主薨須坐

淫亂兄弟爭財皆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太后乃薨

葬霸陵即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

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

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後

霸上孟康曰拔除也於霸水上自拔除今三還過平陽主主見

所侍美人師古曰侍備侍也侍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

子夫師古曰說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如傳曰以補機障

侍五尚之矣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也今車之拖機者還

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

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擊也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強飯勉

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

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

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

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

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

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

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

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

平陽主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

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鈞

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五也音工衛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

之禍

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
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

劉敢奉策收皇后爾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興

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栢師古曰瘞
槿也桐栢

亭名也瘞
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

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
外大道東以倡優

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
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
樂人音昌初夫人兄延年性

知音善哥步師古曰哥步
音步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

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

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師古曰非不吝惜城與國也但以
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上嘆息曰善

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

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

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為圖畫其形於甘泉

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

雅意以李夫人配食師古曰緣曰也
雅意素舊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

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

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

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

小一百三十六
正統八年

兄弟豈不使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
妾不敢以燕媵見帝師古曰媵與媵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弟一見

我師古曰弟但也將加賜千金而子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
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戲

敝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鄉轉面而驚裏也戲音虛敝音訖既反於是上不說而
起讀曰說夫人姊妹讓之曰師古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

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
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

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

平生容貌也師古曰孿音六全反又讀曰孿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

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又夫
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

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
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小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

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
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握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

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非邪師古曰言所見
之狀定是立而增之偏何惻惻其來遲師古曰惻惻行貌音先安反令

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

大二百六十八
樂府詩集卷之二十一
五
三十九

其辭曰

美連娟以修標兮師古曰標美也連音纖弱命標絕而不

長師古曰標藏也音子小反飾新宮以延貯兮也音音至娟音一全反浪不歸乎故鄉師古

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春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

而銷亡師古曰漢漢寒涼之意也桂枝芳香神煢煢以遙思

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墮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墮與曠同未央猶未半惜著華之末

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墮與曠同未央猶未半念窮極之不

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窮窮也相羊期用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函麥

疾以俟風兮芳雜龍文以彌章李奇曰疾音敷孟康曰麥音綴

的與兮猗靡兮縹飄姚虛兮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之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雜也師古曰縹音匹外反燕淫衍而撫楹兮連

流視而娥揚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既激感而心逐兮包

紅顏而弗明晉灼曰包藏也謂夫人藏其顏色不特見帝屬其家室

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絕接神之權而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即反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

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斐回以躊躇師古曰荒

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

超兮西征霄兮不見師古曰霄然疾意也寔淫敞荒寂

足也躊音躊躇

合韻音文預反

師古曰言絕接神之權而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即反

師古曰言絕接神之權而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即反

師古曰言絕接神之權而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即反

兮無音師古曰克

思若流波但兮在心

師古曰流波言思

思若流波但兮在心

師古曰流波言思

不絕也但悼也

也

音丁易反

亂曰師古曰亂建也

總理賦中之意

佳俠函光隕朱榮兮

師古曰言佳俠函光隕朱榮兮

孟康曰佳

俠函光隕朱榮兮

媵妬闈茸將安程兮

師古曰言媵妬闈茸將安程兮

孟康曰媵妬闈茸將安程兮

師古曰言媵妬闈茸將安程兮

孟康曰媵妬闈茸將安程兮

師古曰言媵妬闈茸將安程兮

孟康曰媵妬闈茸將安程兮

方時隆盛年天傷兮

師古曰言方時隆盛年天傷兮

孟康曰方時隆盛年天傷兮

師古曰言方時隆盛年天傷兮

孟康曰方時隆盛年天傷兮

師古曰言方時隆盛年天傷兮

孟康曰方時隆盛年天傷兮

悵兮應劭曰弟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悵涕淚也音灼曰悵

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淚也

孟康曰悵涕淚也音灼曰悵

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淚也

孟康曰悵涕淚也音灼曰悵

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淚也

孟康曰悵涕淚也音灼曰悵

悲愁於邑噎不可止兮

師古曰言悲愁於邑噎不可止兮

孟康曰悲愁於邑噎不可止兮

師古曰言悲愁於邑噎不可止兮

孟康曰悲愁於邑噎不可止兮

師古曰言悲愁於邑噎不可止兮

孟康曰悲愁於邑噎不可止兮

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師古曰言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孟康曰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師古曰言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孟康曰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師古曰言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孟康曰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慟慟不言倚所恃兮

師古曰言慟慟不言倚所恃兮

孟康曰慟慟不言倚所恃兮

師古曰言慟慟不言倚所恃兮

孟康曰慟慟不言倚所恃兮

師古曰言慟慟不言倚所恃兮

孟康曰慟慟不言倚所恃兮

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師古曰言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孟康曰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師古曰言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孟康曰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師古曰言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孟康曰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

恩施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

師古曰言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

恩施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

師古曰言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

恩施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

師古曰言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

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師古曰言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孟康曰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師古曰言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孟康曰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師古曰言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孟康曰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去彼昭昭就其冥冥兮

師古曰言去彼昭昭就其冥冥兮

孟康曰去彼昭昭就其冥冥兮

師古曰言去彼昭昭就其冥冥兮

孟康曰去彼昭昭就其冥冥兮

師古曰言去彼昭昭就其冥冥兮

孟康曰去彼昭昭就其冥冥兮

宮不復故庭兮

師古曰言宮不復故庭兮

孟康曰宮不復故庭兮

師古曰言宮不復故庭兮

孟康曰宮不復故庭兮

師古曰言宮不復故庭兮

孟康曰宮不復故庭兮

鳴呼哀哉想魂

師古曰言鳴呼哀哉想魂

孟康曰鳴呼哀哉想魂

師古曰言鳴呼哀哉想魂

孟康曰鳴呼哀哉想魂

師古曰言鳴呼哀哉想魂

孟康曰鳴呼哀哉想魂

奴家族滅矣

師古曰言奴家族滅矣

孟康曰奴家族滅矣

師古曰言奴家族滅矣

孟康曰奴家族滅矣

師古曰言奴家族滅矣

孟康曰奴家族滅矣

孝武鈞弋趙健仔昭帝母也

師古曰言孝武鈞弋趙健仔昭帝母也

孟康曰孝武鈞弋趙健仔昭帝母也

師古曰言孝武鈞弋趙健仔昭帝母也

孟康曰孝武鈞弋趙健仔昭帝母也

師古曰言孝武鈞弋趙健仔昭帝母也

孟康曰孝武鈞弋趙健仔昭帝母也

家在河間武帝巡狩

師古曰言家在河間武帝巡狩

孟康曰家在河間武帝巡狩

師古曰言家在河間武帝巡狩

孟康曰家在河間武帝巡狩

師古曰言家在河間武帝巡狩

孟康曰家在河間武帝巡狩

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

師古曰言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

孟康曰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

師古曰言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

孟康曰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

師古曰言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

孟康曰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

天子亟使使召之既

師古曰言天子亟使使召之既

孟康曰天子亟使使召之既

師古曰言天子亟使使召之既

孟康曰天子亟使使召之既

師古曰言天子亟使使召之既

孟康曰天子亟使使召之既

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

師古曰言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

孟康曰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

師古曰言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

孟康曰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

師古曰言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

孟康曰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

即時伸由是得幸號

師古曰言即時伸由是得幸號

孟康曰即時伸由是得幸號

師古曰言即時伸由是得幸號

孟康曰即時伸由是得幸號

師古曰言即時伸由是得幸號

孟康曰即時伸由是得幸號

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

師古曰言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

孟康曰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

師古曰言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

孟康曰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

師古曰言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

孟康曰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

師古曰言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

孟康曰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官

刑為中黃門死長安

師古曰言刑為中黃門死長安

孟康曰刑為中黃門死長安

師古曰言刑為中黃門死長安

孟康曰刑為中黃門死長安

師古曰言刑為中黃門死長安

孟康曰刑為中黃門死長安

師古曰言刑為中黃門死長安

孟康曰刑為中黃門死長安

葬雍門

師古曰言葬雍門

孟康曰葬雍門

師古曰言葬雍門

孟康曰葬雍門

師古曰言葬雍門

孟康曰葬雍門

師古曰言葬雍門

孟康曰葬雍門

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師古曰言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孟康曰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師古曰言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孟康曰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師古曰言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孟康曰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師古曰言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孟康曰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拳夫人進為

師古曰言拳夫人進為

孟康曰拳夫人進為

師古曰言拳夫人進為

孟康曰拳夫人進為

師古曰言拳夫人進為

孟康曰拳夫人進為

師古曰言拳夫人進為

孟康曰拳夫人進為

捷仔居鉞弋宮師古曰黃圖鉞弋宮在城大有寵元始三

年生昭帝號鉞弋子任身十四月廼生上曰聞昔

堯十四月而生今鉞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堯

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曰廣陵王育多過失寵

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王皆廢

鉞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書類

我又感其生與眾異其可愛之心故立焉以其年

擇母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與父之師古曰與鉞

弋捷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因

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舉為女陵後上疾病乃立鉞弋子為

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輔少

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退尊鉞弋捷仔為皇天后

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二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

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

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

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

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

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兩下蓋輒御

上奇其材力遷未央殿今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反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

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

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

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

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

者莽通功封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

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

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

其名也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驪有詔外人侍長

主長主內思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

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

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

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以臣父子在朝而

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成之在於足下漢家

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

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

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也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

臣三十一

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
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
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妻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
數守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桀欲妄
官祿外人師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妄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
充國為大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
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延得減死論於是桀
安又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
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
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甚

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

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主為姊陛下

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

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

桀安桀安寢夏志師古曰寢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

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廢之何當顧竟邪師古曰言所求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

為尊一日人主意有所多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

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魯見燕王蓋主皆自

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魯見燕王蓋主皆自

殺語在霍光傳笑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

謀師古曰與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

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

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樂安家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

去夏侯勝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丞右及

醫官何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終多其

帶師古曰窮終有即後世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後

宮員有進者皇后立平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

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

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大皇太后凡立

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

孺子妻妾凡三孺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

有母貞君凡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

史皇孫師古曰進者武帝末坐事起衛太子及良

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

數月猶坐太子獄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邢

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

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

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

...

以舊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卒為平
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
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
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
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
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
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
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
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

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媼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

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媼令太中大夫

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

媼媼言名妾人家本涿郡蠡吾鄉師古曰蠡音祀年十四

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屠豕王媼始媼

師古曰屠豕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

時寄居屠屠豕鄉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媼始曰予

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為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之縑也音兼

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

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

以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仲卿載之往也

迺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須謂曰兒居君家非受

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財奈何欲乎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

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

曰呼音當之柳宿蘇林曰東邑名也媼與迺始之柳宿

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言訟理不肯行翁

須曰毋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

可安自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

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媼與音必兼反

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如還求錢欲隨至

邯鄲媼歸糶買米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

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具及從

者師古曰遂辭師古曰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

來求教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

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具等四

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

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閒賞賜以鉅

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

平君五萬戶封邑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

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以本始

四年病死後三叔家璠官買追賜諡曰思成侯詔

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

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

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長丞皆葬廢明其後必置園

邑奉明改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南王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

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筆以被其馬發

覺更劫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其卒孟康曰死罪

後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

分搜索罪

人也索音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

山客反枚滿一篋絨封師古曰殿中廬祭所止宿廟舍在廣漢索

不得它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廣漢坐論為鬼

新輸掖庭後為其妻師古曰者時掖庭令張賀本

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掖庭官舍時掖庭令張賀本

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

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

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

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

曰曾孫廼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

矣勿復言子多事於是賀正時許廣漢有女平君

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臨也歐音烏麻反

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也言當大

貴母獨喜賀聞許番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召音當夫飲

酒酒酣為三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也

親繼其人封下多局作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

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遂與

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

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

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虔曰儀音增魯灼曰儀向也亦

未有言上方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倭

仔為皇后既立霍光以石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

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

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

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

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也為我求安

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曰辟音字

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師古曰稱衍字曰少夫幸之也我亦

欲報少夫可乎師古曰報少夫幸也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

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顯曰將軍妻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

願音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衍音日何謂邪願曰婦人免

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天今皇后當免

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也音去成君身得為皇后

矣如蒙力事成音買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

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蒙醫共雜治之顯曰在少夫為之耳

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

耳行良父曰願盡力即得附子齊人長定官皇后

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膏大丸以飲皇后晉灼曰

對曰無有遂加煩滿崩衍音日出過見顯

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却覺之後人有上

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効不道顯恐

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

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

南是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

子迺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

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

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

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

...

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
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
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師古曰謂
續作嫁時
衣披也為
音于為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
起微賤登至尊百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
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
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
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譽為侍從其威賞賜巨萬
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師古

曰顯與立三歲而光薨後燕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

者為平恩侯顯怒燕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
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和復教皇后令毒太子
皇后數力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
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塔昆弟謀反發覺
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發惑失道懷不
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
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
傷哉其退避宮上爾經有司霍后立五年廢更取
臺宮師古曰在
上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壽昆吾

亭東師古曰亭在臨邑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

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

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

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

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

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

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是時

館陶主母華婕妤師古曰華音戶化反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

楚孝主母衛婕妤皆憂毒霍皇后廢後上崩許大

子蚤矣師古曰許右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為霍氏所害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於是

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太后

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

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

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

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

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

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一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

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

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

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

非而聖意 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 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

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帝朕之如深念奉質共修之

義恩結心 師古曰贊 惟即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

閱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下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下 班固 漢書見十七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元王百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

陽平侯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 五大司馬者鳳首商根莽也

日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 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

帝悼傷母悲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害故選

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

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師古曰說 元帝喜謂

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

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
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同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
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
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又重於帝舅乃
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敬之無失其
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不細也忤違也
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
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
久之上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
宜以吏職自系師古曰系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

侯就朝位後威餘薨謚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
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
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
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
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獨食
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糲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誇音夸糲音例加以幼稚愚惑不明
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
寵居非命所當託誇穢不脩曠職尸官師古曰誇與汚同曠空也
尸主也妾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
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

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

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

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

也上音時掌反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

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

黃龍前豈相放哉音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

音甫住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豈受詔如此且使妾搖

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

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矣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

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

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詎而不可哉

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更誠不能按其

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

耳而更乃謂衣服動置二如之也被音皮義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

事無有或不允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

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更伎恨

必欲自勝師古曰官更奄人為皇后更也伎堅也伎音之鼓反幸妾尚貴時猶以不

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之時也操持也音高反次下亦同況今日日益侵

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

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

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俗音牛向反舊故中

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

補已而賀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完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右多

竊怨者甚取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

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

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

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前也其萌牙所以約

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

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妾遺賜人於事則可而后之衣服自當如舊也其餘誠太

迫意奈何妾渾命端遇音登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以

也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

也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

梁美人咸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其少

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於梁美人也事率衆多

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書俟自見索言之師古

曰俟待也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畫也見音胡電反索音昔各反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

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

日者衆陽之宗夫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棄夫賤

踰貴之變與師古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

衆莫若日蝕大白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

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與諸侯拘迫漢制

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

難將相大臣衷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衷又惡有

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上宣成侯夫人顯也惡

音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

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

師古曰鄉讀自鄉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

意猶不足息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

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師古曰微無也猶日者

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日者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

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

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

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師古

曰視讀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師古曰至其九月

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星委曲如龍臨於鈞

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曰其後則有北宮

井盜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

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夫河者水陰

師古曰謂陳持弓也

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

師古曰大阜曰陵

斯昭陰盛

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

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

巢旅人先咲後號吽喪牛于易凶

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吽音桃注並在谷水傳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

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

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

山其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

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

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

無異

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曰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也索音先各反

己猶戊

也亥復水也

張晏曰己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

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

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

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其成形之禍月以迫切

不救之患日寤憂深

師古曰寤甚也憂古屢字

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以忽哉

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怠忘也

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

師古曰彤音中反

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

即飭椒房及掖庭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師古曰解並

即飭椒房及掖庭

耳

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教同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

使大長秋來白之

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于賜反

吏拘於法

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

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

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

德美為華寵也吝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

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解師古曰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檢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

審皇后欲從其奢

與師古曰與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

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

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佳反君子之道樂因

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

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各換仍因也賈事也言因舊事則可

何乃復更改作乎

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是莫聽大命以傾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闡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

危孝文自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

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

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太后今被親厚尚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

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

曰稱也減省群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母闕朔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

推誠永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

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養名顯行以息眾謹

師古曰謹謹議也音許元反

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母怒

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

師古曰比類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

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父之自皇后寵亦益

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

道祝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諛古詛字事發

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

臺宮師古曰在台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

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

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

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

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

魂神廢棄其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

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

姊嬃師古曰嬃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嬃者后姊因為

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給誰也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

左皇后廢后因嬃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

書有諂謾師古曰諂惑也謾熒汗也諂音布內反謾與慢同發覺天子使廷尉孔

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娥而

大幸

如淳曰蟬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

為使仔居增成舍

應劭曰後宮有八區

增成第

再就館

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与祜觀

有男數月失之成

帝遊於後庭嘗欲與使仔同輦載使仔辭曰觀

古圖書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

嬖女

師古曰嬖嬖也音必計反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師古曰近音鉅靳反

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

妤

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

使仔誦詩及竊窳德象女師之篇

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竊窳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窳窳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使謂窳窳等即是詩篇蓋

失之

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

師古曰則法也

自鴻嘉後上稍隆

於內寵使仔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使仔上曰

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使仔

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隄趙禮制寔

感於前

師古曰隄與踰同寔漸也

班使仔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

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諧告許皇后班使仔挾怨道

祝詛後宮嘗言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使仔使

師古曰論語載季夏對司馬牛之言也

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

臣之想

師古曰祝詛文上是不臣也

如其無知想之何益故不為也

上善其對憐問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使

仔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竟向反

許焉健仔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

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師古曰何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

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

之盛明師古曰渥厚也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

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善也每寤寐而

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息言懼而喘息也離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成之故云自

思也古累字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

作戒兮張晏曰書云批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襄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

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間妻嬪方處故云為郵郵過也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妙之

母周師古曰皇娥自王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也虞虞舜也雖愚

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歷年歲而悼懼兮

閱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留華色落也蕃音共充反痛陽祿與拓館

兮仍繼椽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于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林中仍煩也離遭也豈妾人

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曰日忽已移光兮遂晡莫

而昧幽師古曰晡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讀曰暮一日莫靜也讀如本字猶被覆載之厚德

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王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被音皮義反奉共

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

反養音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容反

之向反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反掃音先到反

足謂陵下也休陰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也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以清應

門閉兮禁闈局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局短闈也音工榮反華殿塵兮玉階

浴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浴水氣所生也萋萋青草貌也浴音臺萋音妻廣室陰

兮帷幄暗房櫺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櫺疏櫺也音來東及泠音零感帷裳

兮發紅羅紛綵縹兮紉素聲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惟裳羅綺也綵縹衣聲也

綵音千賄反縹音琴神眇眇兮密覩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覩字與覩同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

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黜對狀若雲也黜音徒

感反黜音徒對反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

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瑇瑁覆翠羽於下徹上見師古曰孟說也惟人生兮一

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

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郁風刺妾上階夫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

黜申至成帝崩倖仔充奉園陵慶因葬園中師古曰倖也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官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

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王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

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成帝嘗

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倖仔貴傾後宮

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倖仔皇太后嫌其所出微

大...

其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
太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
立婕妤為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
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
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聚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聚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捐漆捐即髮聲之轉重耳髮字或作髮音義亦與髮同今關西俗云黑髮發未髮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
銅者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干結反者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音音它合反白玉階師占
飾之服虔曰鈿壁中之橫帶也音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鈿若車鈿之形也其鈿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鈿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

頗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頗與專同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傳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疆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皆夜平善鄉晨傳綺讀日附綺古榜字也轉音武伐反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鄉傳讀曰附綺古榜字也轉音武伐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譁怪之掖廢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

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
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
尉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
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官皆御幸孝
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史之名也臣不言其姓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
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業故趙昭
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官即曉子女前
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官對食應劭曰官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如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

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官官曰御幸有身

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

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綵方底師古曰綠其色也方

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箕勝耳綿音大奚反封御史中丞印于武曰取牛官令

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

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

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

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水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即

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

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

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于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珽

與舜會東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惶也服虔曰惶直親貌也師古曰惶語丑庚反字本作矐其音同耳武以兒付舜舜受詔

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

記封如前于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于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

有裏樂二枚赫蹠書孟康曰蹠地也漢終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節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閱應劭曰赫蹠薄小紙也音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閱蹠節音應說是也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書本赫字或作擊曰告偉能努

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

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主頭者是也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官飲藥死後宮婢大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

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

殺出至外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輩也即自縊死晉灼曰縊音縊

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

飾室中若舍

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

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

歲御幸元延二年裏子

師古曰裏本懷字

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

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

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

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

中宮來

師古曰給誑也中宮皇后所居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見何從生

中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

出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對以手自擣

師古曰對怒怒也擣築也對音直類反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

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

怒為

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

帝亦

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

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

常自言約不負女

師古曰文讀白汝次下亦同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

謂何帝白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

氏上者母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

嚴曰美人不當有以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

師古曰簾

音簾也

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

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

使客子解篋緘未已

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

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

使緘封篋及綠綿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

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
 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
 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素任嬪
 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嬪音麗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
 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歿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
 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
 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
 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令通
 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

家輕族入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也口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

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

情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負者錢

不足計事師古曰者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

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

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

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家事更大赦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

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

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子謂許子之也解其在五行志趙昭儀

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
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
所犯尤誅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
位迫近帷幄師古曰近音鉅斬反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
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
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
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
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
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三季即文王之父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季身
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

有天下

師古曰卒終也

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

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天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

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

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

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安駕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

師古曰者讀曰

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

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

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

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

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

乃欲

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

大三十六

賈之計

師古曰賈臣謂解光等也接引也金賈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接音爰

又不知推演

聖德述先帝之志

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

廼反覆於省內暴露

私燕

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閉宴之私也覆音考自反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

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

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矣天功不合眾此廼孝

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

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扶銷滅既往之過師古

曰揅古救字

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

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真號已定萬事已

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

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

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

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

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

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

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

太后恩趙太后亦歸心

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五哀帝

為嗣之思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

后詔有司白前皇太后與昭儀俱待帷帳姊弟專

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諱天犯

祖師古曰詩遺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之義敗皇太后為孝成

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

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闕師古曰請謁也闕猶闕也失婦道無

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下並同宗

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

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

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

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燕燕尾涎涎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

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錢也師古曰錢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温人蚤卒母更

嫁為魏郡鄭翁妻生男悼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

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婕妤甚

有寵為人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酌

地皆祝延之師古曰酌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

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

愛於上元帝既重傳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

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

三十四

在末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健仔
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
子猶稱焉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
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傳太后躬
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主在元延
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珍寶賂
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
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父長計更稱譽定陶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
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

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春秋不以父

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

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

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

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

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

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

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

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

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

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
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傳太后于姬十
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師古曰希望也上書
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
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
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毋以
子貴尊傳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
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
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
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

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
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
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
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
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
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傳太后
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
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
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
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懂前死

以憚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憚為陽信節侯鄭氏傳
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
中諸曹十餘人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
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
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
孝元傳皇后云定陶丁姬哀帝母也馮祖師丁將
軍之玄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
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傳太后同母弟也
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

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
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父
憲為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將
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
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傳以一二年
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勢不如王
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
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三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
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
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未

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
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
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
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
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尊臣妾之道
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
爾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
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爾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
歸定陶葬共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及太
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

因故棺為致樽作家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

發傅太后冢崩屋殺數百人開丁姬樽戶火出炎

四五丈師古曰炎音弋贍及吏卒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樽中

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

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樽此天見

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

是師古曰言尚太優樽也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

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

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后棺其間數里公卿在位

皆阿莽指入錢帛遺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

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
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時有
棘周繞也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冢中師古曰
謂擲也丁傳既敗孔
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
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
時傳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傳氏
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
封傳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
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

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
妃立為皇后傳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
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
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
至廼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
左面並食師古曰坐音材卧反諱逆無
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
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
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
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婕妤時父奉世為右

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
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
婕妤內寵與傳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闕獸後
宮皆坐熊供出圈師古曰供字與遠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
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
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
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
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婕妤男立
為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
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

中山是為孝主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

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益康曰發青之青謂疾病也服

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音解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

案鑿治中山小玉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

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

由怒因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

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采驗盡

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

大三十六

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

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今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

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冥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

弟婦習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擊徐遂成

言習君之曰武帝時擊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

耳師古曰刺治謂歲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太后中山王

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

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

謂左右此廼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

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廼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

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

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

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

伏法參女奔為孝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為庶人

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

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

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

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

尉子豪女弟為宣帝使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

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
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
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
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顛國權德
丁傳行事師古曰懲創文也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
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挑鄉侯子成都為中
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爾綬
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
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
君哉皮為承禮君禹子為尊德君師古曰禹音歷食邑各

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
私與衛寶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
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異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
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傳
太后丁姬諱天逆理上僭位號師古曰從定陶王於詩遠也
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佛
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
也佛古壞亂法度屠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
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
也重音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天失天心天命暴崩
直用及

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
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
畏天命奉聖言是廼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
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
義賞善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
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傳相以
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字復教
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字盡誅衛氏支
屬衛寶女為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唯
后位而徙也
衛后在師古曰中山
孝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

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
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
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
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
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
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
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
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
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
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
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

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績
績之若今之襪為也
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

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營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

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

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言宮豐歆授白皇后爾師古曰絃

音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入便也音頻面反

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

漢公地滿百畝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

至駟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

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

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

君食邑封公太子安為褒新侯暉為賞都侯后立城餘

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

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

后號為定安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嫵有

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嫵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

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

主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殿在問

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

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未幾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賈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
女龍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繇與由同窮富貴而不
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厚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
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
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
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
者放逐烏呼嬰茲行事變亦備矣

外戚傳卷第六十七下

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璽固 漢書九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

為姓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

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轉齊師古曰牛耕古奔字

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

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

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

閒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齊南之縣生賀字翁孺

閒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齊南之縣生賀字翁孺

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當與及

吏畏懦逗留當坐者師古曰儒音弓與反逗留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

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

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

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

所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

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

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

公曰服虔曰元成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魯史卜之曰陰為陽

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

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

張安口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

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

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

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

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

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

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

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箇子真立子

叔根稚卿逢時孝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

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姤去更嫁為河內

荀賓妻初奉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

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

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楚獨怪之使卜數者

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令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

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

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姊

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姊妾良人更

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

姊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姊妾

莫得進見者冬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姊妾欲順適

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

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迺

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

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疆

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強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

獨衣絳緣諸子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御即以為師古曰皇后

使侍中杜輔掖庭令蜀賢交送政君太子宫師古曰蜀姓也

文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為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

姊妾以十數御幸父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

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

皇孫師古曰適讀白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鷲字太孫常置左

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

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

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

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

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

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宮中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

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

生常有音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

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心頃語曰佑助也

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

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

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

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

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

天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得陽之氣也

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

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師

曰見言事者多以為然顯示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

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闇故詔臣

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

有弟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弟與字同各在臣鳳當伏顯

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

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

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

黃之氣充塞天下各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戶

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正明

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

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

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豐謚曰共侯有遺

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

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

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

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

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寔居頃侯禁在時太

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

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書必兼反上曰封田氏非正

正統年刊 預昇寫

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

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

讓，無所頗。師古曰：頗，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為光祿大夫，劉向

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

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

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廼止。

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

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

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生事謂先帝時欲以代

天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

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

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

相見。師古曰：亡謂晏駕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

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

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

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嘗奉藩在國，今留侍

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說遠也。故天見戒。師古曰：見戒，見於天也。宜遣王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

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

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

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

定陶王

師古曰近音巨斬反

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

安百姓此正議善事富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

之發為大臣顯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

各於定陶王

師古曰猥猶曲也

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

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

陽臣顯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

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

師古

曰遠音于萬反

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

師古曰王商也

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

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訕節隨鳳委曲卒用

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

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

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

於禮

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

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

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之初來生天子或它姓

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

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

師古曰以所見者辟之則不見者可

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

知鳳不可

久典事宜

退使就第

選忠賢以代之自

知鳳不可

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

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

稷計師古曰微無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

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

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

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

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

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闕時太后從弟長

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

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

上曰臣材弩馬贛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

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

鳳所言輒聽薦為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

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

記師所誦說咸以自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

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

來臣父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

也師古曰空發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

測當殺身糜骨死輦轂下師古曰葬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

之故有離復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

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

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惟嗛不

然必宜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恩又恩深也

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魏魏也

師古曰魏魏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疏

斤外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

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

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師古曰婁古屢字將

軍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

書不云乎公毋困我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今我困

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坐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瘳差也

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

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

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

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

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

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察屬者皆得本官又以侍中大僕音為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

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

羅鐘磬舞鄭文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

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弥音也言望之極日也屬音之欲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運

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

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行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檀穿帶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文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李說

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

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

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

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

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位曰譚等雖與臣

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

謹敕師古曰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

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

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

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

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

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

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

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

親職成於中，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人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六百。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杜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明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同濯。與濯同，皆所次行船也。今輯濯，人為越歌。輯謂擢之短者也。今是越之人呼為桃音，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街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之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

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

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

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瑱。孟康曰：以青畫丸，邊饒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

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瑱，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詵是青瑱者，刻為連瑱文而青塗也。紅陽侯立父子臧

匿姦，得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

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

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劓相戮

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

上一身，寢弱日久。師古曰：寢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勅集音。是日詔尚書奏文帝

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亭請罪師古曰自

坐亭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

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字莽幼孤不

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兼反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

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

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

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

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

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

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

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

敬侯子舜嗣侯為大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

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為大將軍

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

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

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

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

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賈之嗣侯

四合二
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
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
駙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
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
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
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
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
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
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直節遂
擢莽從侍中駙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

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
憂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
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
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
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大皇太后詔保就朕
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
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遷紅陽侯立京師哀帝
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
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
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
獻其效誠根行貪負

邪穢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大治室第第中起

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

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

曰共音居用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

朝政師古曰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

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

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先帝棄天下根

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

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置酒歌舞於忘先

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九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

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由亦聘取故掖庭

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

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

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

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

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

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

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

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

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

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太皇

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終敕令親屬引

領以避丁傳師古曰引領日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

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

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

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

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

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

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

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

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

莽曰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

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

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

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又奏

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

莽既外壹君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

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

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

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嚴居深宮中莽欲虞

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曰此虞與狹同迺令太后四時

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春幸

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蘭觀蓋葢菊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

霸水而後除師古曰桑採桑也導循也謂緣水邊夏遊御宿鄠杜之間

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

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兩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

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

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

言曰師古曰從音平谷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

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

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

說師古曰說讀白悅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

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

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

卜相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師古曰風讀白調

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

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

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程

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

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

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城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救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以孤寄託之師古曰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

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

師古曰變更若亦凶

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爾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

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

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

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

后臣等已無可言者

師古曰言不可諫止

莽必欲得傳國璽太

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

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而兄

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迺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

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
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
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
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
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師古曰諄申罪當誅於是
冠軍張求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
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莽迺下詔曰予視羣
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
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
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

帝之代世傳行詔等為西王母共具之祥

師古曰共

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

謹以今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

璽綬師古曰此綬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

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真符子初莽為

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

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

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隋壞孝元廟師古曰隋毀

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

篡食堂孟康曰篡音撰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

師古曰

師古曰

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延車駕置酒長

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

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毀曰

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

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

右曰此人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

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

然愈不說師古曰說音曰說莽更漢家里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

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

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

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

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

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

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

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

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

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

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

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味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

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味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

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
持國柄師古曰更音工衛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
天下而元后卷猶握二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
莽婦人之仁慈夫

元后傳卷第六十八



